

# 西国记法

## 原本篇第一

人受造物主所赋之神魂，视万物最为灵悟，故遇万类悉能记识，而区别以藏之，若库藏之贮财货然。及欲用时，则万类各随机而出，条理井井，绝无混杂。然人知能记忆，而不知所以藏贮、所以区别者从何而致，且翕受果在何处，其敷施之妙，卒莫能语诸人。此则造物主显露奥秘，运斡精蕴，人乌得而测之乎。吾西土间尝论其概矣。兹再次第于左，以求同理。

记含有所，在脑囊，盖颅凶后，枕骨下，为记含之室。故人追忆所记之事，骤不可得，其手不觉搔脑后，若索物令之出者，虽儿童亦如是。或人脑后有患，则多遗忘。试观人枕骨最坚硬，最丰厚，似乎造物主置重石以护记含之室，令之严密，犹库藏之有扃鐃，取封闭巩固之义也。

人之记含，有难有易，有多有寡，有久有暂，何故？盖凡记识，必自目耳口鼻四体而入。当其入也，物必有物之象，事必有事之象，均似以印印脑。其脑刚柔得宜，丰润完足，则受印深而明，藏象多而久。其脑反是者，其记亦反是。如幼稚，其脑大柔，譬若水，印之无迹，故难记。如成童，其脑稍刚，譬若泥，印之虽有迹，不能常存，故易记而亦易忘。至壮年，其脑充实，不刚不柔，譬若褚帛，印之易，而迹完具，故易记而难忘。及衰老，其脑干硬大刚，譬若金石，印之难入，入亦不深，故难记，即强记亦易忘。或少壮难于记忆者，若镌金石，入虽难而久不减，故记之难，忘之亦不易。衰老易忘，犹图画在壁，其色久而暗脱，不能完固。且人赋质不齐，故记识亦有难易。大都两间气，锤聚流行，处处不同，有清有浊，有轻有重。赋其清而轻者，其人多聪明睿哲，故善记。赋其浊而重者，其人多昏蒙卤钝，故善忘。赋其清而重者，其人多敏达，而端严凝固，亦善记。赋其浊而轻者，其人多谲诈，而浮躁薄劣，亦善记。此又气之使然。人能审其所赋之偏，加修摄涵养，则可造于中正，而不为方隅所拘，竟累吾心之灵明也。学者勉旃。

凡人晨旦记识最易者，其脑清也。若应接烦扰，或心神劳瘁，皆能致脑干。或邪寒酷炎，冷热过宜，或醉饱过度，又食物中有坚韧油腻难消者，或果食未熟，蔬菜、腌肉及诸乳、诸豆、豆腐、核桃、河池鱼，凡浮胀之物，俱能混浊调脑之气，滞塞通脑之脉，故难记易忘。观此坏脑之故，则所以调摄之法，不可不得其宜矣。

昔人善记者，有若古昔般多国王，所属之国，二十有二。其诸国语音文字各殊，国王悉能通达，不用翻译。有若巴辣西国王，将兵数十万，皆一一记其姓名。有若利未亚一国王，遣使至罗玛，舍定，罗玛诸臣千余人造馆劳问，翼旦使者入朝，见诸臣，即一一详其姓名答谢之。厄斯其诺生平多识广记，不胜其烦，偶闻西末泥德创记法，乃云：“何庸若所为哉。第以善忘法教我，则惠我多矣。”於戏。若厄斯其诺者，果得为通论欤。世不能尽如其善记，则记法亦不得不尚焉尔。曩有博学强记之士，人以石击破其头，伤脑，后遂尽忘其所学，一字不复能记。又人有坠楼者，遂忘其亲知，不复能识。又人因病，遂忘一切世故，虽己名亦不能记忆之矣。

养记之法，大略时习而日用之，庶免生疏。但须先其难者，后其易者。盖先之以难，遇易者则愈易易尔。譬学健步，初握两铁槌而行，及徒手而趋，不觉其为劳矣。养记之法甚多，书不悉载，

亦有用药物者，医家知而能之。今惟有象记法，颇简易便捷，而其用亦可谓广大矣。

↑返回页首

## 明用篇第二

凡学记法，须以本物之象及本事之象，次第安顿于各处所，故谓之象记法也。假如记“武”、“要”、“利”、“好”四字，乃默置一室，室有四隅，为安顿之所，却以东南隅为第一所、东北隅为第二所、西北隅为第三所、西南隅为第四所。即以“武”字，取勇士戎服，执戈欲门，而一人扼腕以止之象，合为“武”字，安顿于东南隅。以“要”字，取西夏回回女子之象，合为“要”字，安顿于东北隅。以“利”字，取一农夫执镰刀，向田间割禾之象，合为“利”字，安顿西北隅。以“好”字，取一丫髻女子，抱一婴儿戏耍之象，合为“好”字，安顿西南隅。四字既安顿四所，后欲记忆，则默念其室，及各隅而寻之，自得其象，因象而忆其字矣。此盖心记法之大都也。古西诗伯西末泥德尝与亲友聚饮一室，宾主甚众，忽出户外，其堂随为迅风摧崩，饮众悉压而死，其尸齑粉，家人莫能辨识。西末泥德因忆亲友坐次行列，乃一一记而别之，因悟记法，□创此遗世焉。

凡人亦有未经习法，自然能记者，如学者尝忆念读过经书，其某卷某张某行款，恍如在目。又如人遗物，追思其所经历之处，细细研审，或勃然而记，探即得之矣。又如与人谈论，已而忘失，乃默思其所谈之人之处，因而忆其事其言矣。观此则于象记法，思过半矣。

象记者，其象含意浩博，不止一端。其处错综联络，纲举条贯。初则似苦于繁难，不知安顿得法，井井不混，且取象既真，则记含益坚，布景既熟，则寻索亦易，是以初记似难，而追忆则易。何者？譬负重物，用力必艰，若载物于车，引之而行，不因车之益繁而加重，只觉力省而运捷，盖有所赖也。

凡记法既熟，任其顺逆探取，皆能熟诵，然后精练敏易，久存不忘，但此法非矜奇炫异，借以骇人用者，默藏不露可也。

凡日用寻常学问，不可概用此法，恐所设之处，轻易用尽，遇急用者，卒无可可用矣。况设处广多，心□劳伤，其聪明失所依赖，如饮食过度，其胃脏必致损伤耳。惟切要事宜，初无意义可据者，如姓名、爵里之类，或暂记以便笔注，或强记以备应对，迺用此法，庶为便当。

↑返回页首

## 设位篇第三

凡记法，须预定处所，以安顿所记之象。处所分三等，有大，有中，有小。其大则广宇大第，若公府，若黉宫，若寺观，若邸居，若舍馆，自数区至数十百区，多多益善。中则一堂、一轩、一斋、一室。小则室之一隅，或一神龛，或仓柜座榻。斯其处所之大概也。其处所又有实有虚，有半实半虚，亦分三等。实则身目所亲习，虚则心念所假设，亦自数区至数十百区，着意想像，俾其规模境界，罗列目前，而留识胸中。半实半虚，则如比居相隔，须虚辟门径，以通往来。如楼屋背越，可虚置阶梯，以便登陟。如堂轩宽敞，必虚安龛柜座榻，以妙分区障蔽。是此居楼屋堂轩皆实，而辟门、置梯、安龛等项，皆心念中所虚设也。大都实有易，而虚设难。虚设非功夫熟

练，不无差失，但其妙必虚设，始能快心适意，而半实半虚尤妙之妙耳。若以虚设为难，可随意图画，玩索印心，与实有者可无殊焉。处所既定，爰自入门为始，循右而行，如临书然，通前达后，鱼贯鳞次，罗列胸中，以待记顿诸象也。用多，则广宇千百间。少，则一室可分方隅，要在临时斟酌，不可拘执一辙。又不论虚实，序成行列，编成字号，如每至十所立一号，记一十字，总记几十号，以便查考，以便联络应用，庶免紊乱。夫安象于处所，犹书字于漆板，其字有时洗去，而漆板用之无穷。故处所非象可比，最宜坚固稳妥，然后利终身之用。至小处所，有相宜及当忌者十三款，备揭于后，其大者、中者，则可触类，不必复举。

一：宜舒广。盖便于安置大象也，若狭隘窘促，象大者不能容矣。但不宜太广，太广则象走易逸。假如安顿一人于处所，高则修长竦立，阔则伸臂横冲，必取其盈满而无馀隙。

二：宜闲静。盖会集喧嚣，记象易杂。故若官衙厅事，若□闾，若市衢，若学堂，凡众聚广会之所，系多人来往者，概不可用。然亦须习睹常履，时时存想，庶其处其象、隐跃目前，无所遗漏。

三：宜整饬。若墙垣颓圯，器物狼籍，则人起厌心，象亦随散。务以开朗心胸，使易记存。

四：宜光明。盖幽隐暗昧之所，临用索象，多迷失不获。但太明，恐象又随光而散，亦不可得。会须明而不露，密而不昏，在加意斟酌以定之。

五：宜贵美。凡人珍重宝异者，心目恒自注存。故处所若华屋，若精舍，器物若金，若玉，若玻璃，若水晶，若文石、采木、斑竹、佳磁，若锦绣、段帛、西绒、火布，颜色鲜奇、金采灿灼者，用之为妙。

六：宜洁垲。凡污秽溷浊、湫湿蓄水者皆不用。恐心不容受，而象被污渥损坏故也。

七：宜覆盖。若敞露无蔽，恐为雨露浸损其象。

八：宜平坦。凡身所易到之处，象亦易取。若栋间梁上，岑楼危阁，取用大难，心亦不能超达，故易忘失。

九：宜定守。凡各处所，要安一物象，永远守定，不更移易，用此作号，庶免淆乱。假如一处定马，二处定牛，三处定羊，四处定鹤，五处定孔雀，其余类推。但不用此亦可。

十：宜匀适。凡布置处所，不宜太远，太远则断绝不继。不宜太近，太近则混乱难分。远而五六尺之内，近而三四尺之外。亦不宜忽低忽高，忽平忽深，致意想难于周运。惟联络贯串，如编贝然。

十一：宜镇定。上守定，以物守处所也，此则以物之自为处所者言矣。若桌椅之类，皆易移易动者，恐至彼不见其物，即忘其象。故安置既定，再不可迁徙别处。

十二：宜平稳。上镇定，以物之处言也，此则就物之体言矣。凡定处置器，皆要方棱平底，取其稳定，以便置象。若形圆活转，则并象滚失矣，故如辘轳、转轮、浑仪、圆球皆不用也。

十三：宜奇异相别。凡处所相同，则易混，必虚加藻绘，分采异饰，或定置器物以别之。其器物，大则龕榻仓柜，中则瓮灶，小则鼎盎。若堂轩斋室之中，布置器物，先定行次，其一金，其一银，其一玉，又如水晶、玻璃、文石、采木，以至铜、铁、磁、瓦等质，种种各别，毋得相同。假如一区之中，定置诸器，首龕，次瓮、又次鼎。其龕一金饰，二银饰，三文石，四斑竹，五紫檀，六乌木，七朱漆，八金漆，九黑漆，十粉油。其瓮及鼎一金，二银，三玉，四水晶，五玻璃，六文石，七铜，八铁，九花磁，十白磁器。馀皆类此。

[↑返回顶部](#)

## 立象篇第四

盖闻中国文字，祖于六书。古之六书，以象形为首，其次指事，次会意，次谐声，次假借，终以转注，皆以补象形之不足，然后事物之理备焉。但今之字，由大篆而小篆，小篆而隶，隶而楷，且杂以俗书，去古愈远，原形递变，视昔日自然之文反以为怪。而时俗所尚，在古所谓谬讹无取者，咸安用无疑。故兹法取象，一以时尚习见之字为本，特略及古书耳。凡字实有其形者，则象以实有之物。但字之实有其物者甚少，无实物者，可借象，可作象，亦以虚象记实字，盖用象迺助记，使易而不忘。然正象与借象、作象，在我活法以通之，如日月、星斗、山川、冈阜、花果、草木、禽兽、昆虫、宫室、器用、衣服、饮食等字，均系实有形体之物，即其物之象而记之，是系本象，犹所谓象形者也。如“本”、“末”二字，皆以大木一枝直立，有一人缘其根而坐，则为“本”之象。缘其颠而屈，则为“末”之象。是系作象，犹所谓指事也。如“明”字，以日月并耀。如“众”字，以三人同居。如“闻”字，以大耳正悬门中。如“见”字，以只目竖生额上，炯彪四望。如“拜”字，两手齐下着地恭敬作礼，亦系作象，犹所谓会意者也。如“苟”字以狗，“描”字以猫，“晏”字以鸚，“醇”字以鹑，取其同音，以记实象，是系借象，犹所谓假借、谐声之义也。如“吏”字，以一巾衫人怀挟文卷。如“兵”字，以一甲冑人起舞军械。斯盖用事而会意，因意而成字，犹六书之所谓转注尔已。又如“焉”字、“犹”字，皆鸟兽之名，今人多不识其形状。若记“焉”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，记“犹”以虬首牵犬，其馀形体之物未曾见者，诸如是推之。

夫文字浩繁，动以万计，既难悉陈，又不可无述，□乃略具假如，少达其义。如两物具有，则象以实□。或有事无物，则因实记虚。或体用相因，或源流相求，或假人而为用，或取错综而起义，或取譬况以成奇，大都活象为妙，故用人居多。如记圭璧冕旒以王侯，记高车仪从以卿相，记金鼓旗帜以将帅，记峨冠绣服以仕宦，记巾履青衿以生儒，记甲冑、干戈、弓矢、白刃以士卒，记珠冠、金凤、翠钿、霞披以命妇，记谷以仓，记酒以樽，记金以囊，记钱以扑满，记衣服以箱筐，记羞饌以俎豆，是皆实之实者也。记农以耜以耒，记渔以竿以纶，记匠以斧以锯，记陶以范以模，记书生以笔墨，记佣工以畚鍤，记庖丁以刀案，记机杼、剪刀、针线以妇人，此以艺业与其器具互相成实也。记德则以有德之人，记富则以聚财之人，记天文则以精习玄象之人，记善则以乐善好施之人，记醉则以耽酒之人，记走则以徒步之人，此借人之实而记事之虚也。记视以目，记听以耳，记嗅以鼻，记啖以口，记言语以舌，记喜怒以颜，记燃以炬，记焚以薪，记登陟以阶梯，记游泳以舟楫，记驰骋以骐驎，记盘桓以林壑，记燕乐以壶觞箫鼓，记烹以釜錡，记击以缶筑，记拍以串板，记治以君，记化以民，记忠以臣，记孝以子，记敬以弟，记信以友，记别以夫妇，记贞烈以妇女，此因体而识用者也。记目以采色，记耳以管弦，记鼻以珍香，记口以甘脆，记手以扇，记足以舄，记灯烛以光明，记几席以凭坐，记君以临轩宣政，记臣以朝谒奏对，记父



以立庭训子，记子以恭愉侍养，记夫以其妻举案而敬事，记妻以其夫亲迎而至门，记兄弟以其友爱怡怡、承欢堂上，记朋友以图书笔砚相与讨论，记儿童以播鼗竹马，记仆婢以井灶帚箕，此因用而识体也。记雪雨以云，记江湖河泽以泉，云泉其源也。记动以风，风其本也。记果核、笋干以茂林修竹，记谷种以嘉禾，林竹、嘉禾其委也。记撮土以大地，记勺水以沧海，以其流放之极也，此溯流穷源，因源求委者也。记官名，如尚书、侍郎、都御史、都督、布政司、按察使、留守、都指挥，则以所知某人曾登是职。记地名，如府、州、县、驿，则以所知某人，曾任知府、知州、知县、驿丞。记姓氏，则以习知之人，而人之姓名字号，皆可取其一字或二字，记之为象，此因人而借用者也。记父以子，记子以父，记伯叔以从子，记从子以伯叔，记祖以孙，记孙以祖，记兄以弟，记弟以兄，记夫以妇，记妇以夫，记师长以弟子，记弟子以师长，记主人以仆隶，记仆隶以主人，记男子以女人，记女人以男子。如求其异，则记长以短，记大以小，记纤以巨，记寡以多，记妍以媸，记恶以善，记素以采，记文以朴，此取错综对待以用之也。记圣人以麟凤，记君以龙，记宰相以鼎鼐，记执法以鹰，记卿寺以棘，记将士以虎豹熊罴，记士大夫以鸛鹭，记父以椿，记母以萱，记父子以鹤、以乔梓，记兄弟以鸿雁、以棠棣，记夫妇以鸳鸯、以连理枝，记朋友以黄鸟，记贤人君子以美玉，以兰蕙、菡萏，记进士以杏林，记举人以丹桂，记隐逸以鹿以菊，记医以橘井、以杏林，记武夫以雉，记山野之人以小草，记妇女以奇葩艳卉，此则取世之譬况而用之者也。至若因实具之物兼形质以成象，或叠本象以成象，或合数象以成象，或参象意而成象，复有难于作象，乃因有形之物，稍损益之以成其象，则知天下无不可象之之字，亦在乎善权巧变也欤。又如毛衣为𧔒，皮箕为𧔒，木臼为𧔒，木禽为𧔒，王册为𧔒，玉豕为𧔒，石鬼为𧔒，犬骨为𧔒，衣、箕、臼、禽、册、豕、鬼、犬，形也；毛、皮、木、石、玉、骨，质也。又老女为姥，少女为妙，金童为钟，长弓为张，巨矢为矩，斗米为料，色丝为绝，舟方为舫，文木为枚，大目为具，扁人为偏，七刀为切，九首为馗，老、少、金、长、巨、斗、色、方、文、大、扁、七、九，形也；女、童、弓、矢、米、糸、舟、木、目、人、刀、首，质也。是皆以一物兼形质而成象者也。有如两木为林，重山为出，并月为朋，叠火为炎，三心为惢，三木为森，三口为品，三耳为聑，三日为晶，三贝为𧔒，三牛为犇，三羊为𦍋，三犬为𤝵，三女为姦，斯则以重叠本象而成象者也。有如人犬为伏，人牛为件，鱼羊为𩚑，鱼禾为𩚑，金帛为锦，木帛为棉，刀圭为刂，刀贝为刂，耳舌为聑，矢豆为短，瓜角为觚，犬马为𩚑，口耳糸为緝，竹门曰为简，斯则合数象而成一象者也。及记休以人倚木立，记𣎵以矛立竖林中，记𣎵以二夫挽车，记𣎵以杵臼舂心，记𣎵以骏马披衣，记𣎵以露车载果，记𣎵以龙蟠土阜，记𣎵以羊生羽翼，记𣎵以鸟栖古木，记𣎵以虫承巨皿，记𣎵以方田受雨，记𣎵以犬张四口，记𣎵以女当户傍，记𣎵以鼠窥垣穴，记𣎵以鹿分两段，记𣎵以羔炙于鬲，记𣎵以屋临水，记𣎵以鸟饮溪边，记𣎵以鸟舒其喙，记𣎵以牛哆其口，记𣎵以牛角挂刀，记𣎵以马立门中，记𣎵以女戴禾而执矢，记𣎵以日月寢草而同光，斯又参象以意而成象者也。所谓难作象者，如记“每”字以母头戴帽，“灾”字以火上张盖，“午”字牛断其头，“干”字羊截其角，“灶”字龟缩其首，“方”字房撤其户，“什”字老人手携藜杖，“亚”字恶人割去其心，斯又以形与意损益本体而成象者也。

更有一法，乃以两象合为一体，取其前半为音，后半为韵，以翻字切字法区而识之。如人首兽身，或虫首禽身，或人与禽兽昆虫，凡一切动植有形物类，交互其体，而各半之，前段之象出切，后段之象行韵，依法翻切成字，记其象则忆其切，忆其切则忆其字矣。其记愈为简便，其理愈为精妙。是以人首羊身，取人羊切攘；铁钉钉鸡，取铁鸡切低；狗身马头，取马狗切亩；鱼首人身，取鱼人切闾；鹅头龟体，取鹅龟切巍；人额上猴，取额猴切沔；饰锦于笔，取笔锦切稟；

貂后狐前，取狐貂切穀；玉质斧形，取玉斧切禹；蒲中居鳌，取蒲鳌切炮；猪困于筌，取猪筌切旃；狮而象牙，取狮牙切撒；烹羔于鼎，取羔鼎切影；野人杀麝，杀麝切实；豹张两翼，豹翼切必；獐生长尾，獐尾切旨。其妙难以形容，此则取两象之音韵合为一字之翻切，其法固不可胜用，第音韵多同，虽切得其声，未审其字，则于上下文义融会贯通以求之，庶无差讹之患。又有不可不知者，凡预料诸象，概以人之活象为上，其馀物之死象为次，故字字必求死活二象，咸备目中，以应其用。如记裘，先以所知姓裘之人活，继以毛裘为死；记算，先以所知善算历法之人活，继以算盘为死；记凤，先以所知之人名凤者为活，继以丹凤独立为死；记剑，先以所知之人好舞剑者为活，继以宝剑出匣为死。如记数目，则以先知行一之人，行二以至行九行十者当之，又以某百户为百，某千户为千，某万户为万。万户即今指挥，或以所知姓万之人，皆活象之例也。记一以横栓、签担、铁棍、长戈。记二以挠钩、钢叉、象牙、牛角、兔耳。记三以三眼神枪、鼎足、心星。记四以农家四股获叉，或棋枰四角方棱。记五以掌开五指，或五峰笔架。记六以棱觚六角，或六合圆帽。记七以瑶琴七弦。记八以鹿角八叉。记九以斑箫九节、箏鸣九弦。记十以十字木架，或两掌并张。此为死记之例也。惟数字连记者最为要法，又另详后篇。

[↑返回顶部](#)

## 定识篇第五

凡记识，或逐字逐句，或融会意旨，皆因其难易多寡，量力用之。如记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则以俊秀学童立观书册为“学”字，以武士倒提锐爬象“而”字。以日照寺前，一人望之，象“时”字，或以姓“时”、名“时”之人。以日生两翼，一人骇观，象“习”字，或以姓“习”、名“习”之人。以一人持尺许之木，削断其头，象“不”字。以一人肩横一戈，腰悬两锤，象“亦”字；“亦”，篆文，即“亦”字也。以传说筑岩，取“说”字，或以一人拍手仰面而笑，亦象“说”字。以一胡人胡服而居，假借“乎”字。以上九字，逐字立象，循其次第，置之九处，此盖一字寄一处之例也。若欲总记数字于一处，则以字象及意象，融化为一，务成自然。如记“尊德性”三字，先定第二字为活象，以有德或名德之人居中，左手举一酒尊，右手举带血生心，合成尊德性三字。若置四字、五字，就以一童立其前，如置六字、七字，就以二童立其前，皆举执实物以象之。如五字，即“尊德性”下，续“乐道”二字，就于前象之前增一道服童子，左手擎龙头鹤身之象，切“乐”字，通成“尊德性乐道”五象，记之一处。如七字，即“尊德性乐道”下，再续“极安”二字，就于前有德人之前，道童之右，增一女子戴大斗笠为“安”字，左手擎太极图，取“极”字，总成“尊德性乐道极安”七象，记之一处，若数目重叠，更宜熟习此法。如记十一，则以一人行十者，右手执长戈以象之。如记二十，则以一人行十者，左手执挠钩以象之。如记三十四，则以一人行十者，左手持三眼神枪，右手持农家四股获叉以象之。如记五百，则以一百户，左手持五峰笔阁以象之。如记六千七百，则以一千户，左手举琴，右手擎六合帽以象之。如记八千九十，则以一千户，左手持八叉鹿角，其侧一人行十者，左手握九节斑箫，合而象之。如记九千一十一，则以一千户，左手举箏，其侧一人行十者，右手持签担，合而象之，因千十之间空百，故以二人判之。如记万，则以万户为活象，而执死象以成其数焉。此盖一句数字共记之例也。逮欲融会数句之意，则以一象或二象，可该一句二句，以至一事大旨，然必亲切自然，庶经久不忘。如以一人圣容儒服，持白璧一方，纳向金藤笥中，旁立胡贾，捧白金十定，仰嘻求售，是象乃记“有美玉于斯，韞椟而藏诸，求善价而沽诸”三句。如以一室耀列金玉锦绣服玩器具，中有一人温恭凝居，其窗壁间十目十手，俨如指视，是象乃记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？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”六句。如以二人衫巾相向，各执一簪而比同之，是象乃记“朋

盍簪”一句。如以一人运动浑仪，其日月五星晶光杂焕，是象乃记“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”二句。如以一人射猎，逐二狼，一前蹶自蹈其悬胡，一后蹶自蹈其尾，是象乃记“狼跋其胡，载蹇其尾”二句。此则取象以记章句之例也。凡记诗文书札，一如是例，或一二句，或三四句作象次第安置，其处甚少，其记甚多，虽连篇累牍，殊易排布，兼易识存，即偶忘一二字，其大意尚在，而辞可渐索，较之字字记顿者，抑又简捷矣。又如一方伯，戎衣跃马，执旄秉钺，有两野老，控其马衔，哀容仰视，是象乃记夷齐叩马而谏也。如一人箕踞睥睨，一人携杖而至以击之，是象孔子责原壤而叩其胫也。凡记典故、记事实，一如是例。更或华卉图书，或良工冶范、镌刻，或优俳搬演，或傀儡当场，乃有俊伟丈夫悦观其间，或以学士先生讲论台端，弟子拱听函丈，可以表而识之。第初学记法，须逐字句定象，不得躐等，遽尔牵联凑合，俟其习练既久，象所既熟，然后任意取用，不复拘泥。其象论多端，善学者更宜明达，附揭十款于左。

一：宜生动有致。盖兀坐、蟠居、稳眠、林立，其象既死，易致遗忘。但象有镇定，必不能自动者，亦以人事运用，因而活之。故象人也，或笑、或歌、或号、或泣，或手舞足蹈，或首掉身摇，或舒体徘徊，或抚膺瞻顾，或春容而长啸，或肮脏以雄谈，或撑耳沉吟，或搔首踟蹰，或张眉瞪目、怒发冲冠，或扼腕竦肩、愁答下带，或捧心而凝盼，或蹙额以长嗟，或屈指如有所筹，或鼓颐如有所啖，或矜持褒拜，或跳跃狂呼，或祝祈于庙貌巍灵，或侍听于庭仪典训，或玄览六合，或妙观两仪，或枕肱而廷瞩浮云，或抱膝而停思玄理，或展经朗诵，或搦管微吟，或引扇开襟，或加簪举袂，或敛容敬肃，或散变逍遥，或揽鉴擒班，恍然太息，或执巾拭涕，喟尔长吁，或促视图画，闪烁鼻间银镜，或坐调瑟琴，泠朗指下心音，或锤磬戛鸣，或笙箫鼓吹，或筛金击柝，或携杖褰裳，或和味鼎中，或割鲜几上，或旋烹而啜茗，或当食而尝，或提筯抱罌，或操刀荷箠，或挟持两石，或负戴千钧，或睥睨弯弓、直呼中的，或桀试剑、仰绝垂缨，或蹴鞠投壶，或弄丸投石，或拱珍而矜夸珠璧，或采芳而把玩芝兰，或种植阶除，或耕耘畎亩，或酩酊而潦倒，或鞅掌而憩休，或称比干戈、耀扬威武，或抹施粉黛、委婉娇羞，或官吏坐趋，或主宾揖让，或倚木而欣颜击节、客共嘉言，或临风而把臂衔杯、朋同雅叙，或徒手扑搏，逞技于间场，或执版辨争、健讼于公府，或饰涂鬼面、展转揶揄，或俯据狮音、张皇咆哮，或簾櫳悼惜，或憔悴伤悲，或优游乎泉石缔盟，或欷歔乎河梁送别。以上诸貌，未尽形容，随人点缀，倘非损改常观，力标新姿，象必雷同，难于料理矣。其馀一切植蠢，咸云死象，又非与人可同日语者。然亦须概用人象活转其机，或游观指顾，或导引招摇，或豢饲滋培，或操持振作，一主于感动之而已。至若木石、宇垣、器皿、杂具，诚死物也，亦以人象临事展用，箸力运移。夫惟蠢然介然者，皆得随意斡旋，悉中矩度，孰谓死象而无活法以活之乎哉？

二、宜好丑悬殊。好则美丽精洁，不则粗恶丑陋，切忌瑕瑜之不掩，亦恶非刺之莫加。假如衣服，若精丽则采绮华章，珠宝缘饰，紫貂狐白，锁袂鹅绒，若丑恶则败絮敝麻，缁缕鹑结，穿膝露肘，掩以蒲毡。其馀物用，以是推之。

三：宜鲜明起观。盖五采炫耀，夺目映心，易忆易索。

四：宜装束合体。凡人品流不同，服饰亦异，装扮相称，记认方明。如王者则冕袞弁服，公侯则簪纓蟒玉，文臣则梁冠朝服、幘头大衫，武臣则甲冑锦袍、佩刀弓矢，或皆以峨冠束带，锦绣品章，其馀生儒、吏胥、军民、优隶，各照本等服色，易于分别，庶免混淆。

五：宜奇偏可喜。凡身材之肥瘠短长，面色之黑白，须发之多寡，及伤残<sup>〇</sup>赘诸类，必各极其一偏之致，反觉趣味可挹。若只寻常面孔，何由映射瞳眸？

六：宜怪异可骇。如人有三头六臂，竖目两角，喷火赤睛，哆口属耳，撩牙毛面，虬鬣虾须，龙有九尾，兽有两翼，蛇有四足，鱼有双头，豕彘柔毛，牛羊刚鬣，禽生四掌六羽，马生端角鳞文，诸如此类，引而伸之，不可胜数。

七：宜态状可笑。盖象貌端严，见者情沮兴紫，惟态度之忽可解颐，遂光景之时欲耀目。如醉客脱帽张衿，行步踉跄，吐呕狼籍。又如狂人蓬头垢面，跣足裸体，披衣踣作，颠狂行止进退。此则可笑可谑，百丑其状，惟欲态度迥异，以便记忆耳。

八：器技宜肖。凡人肄业，必执其器，盖以分别四民，因其技艺而识之。如象士子，则展卷寻行，骚人墨客，则吮毫洒翰；丹青则绘染图画，吏书则抱捧文卷，兵则戎服胯刀，农则执耒扶犁，佣则荷插担畚，匠则操磨斧凿，陶冶则修治模范，渔樵则把竿执柯，商贾则盘算帐目，仆隶则绰仗擎盖，其余技艺皆可类推。

九：象所宜称。如天地日月，山阜树林，以至宫殿、屋宇、兕象牛驼，其形巨大，置之室隅，有不能容，擎之掌上，有不能举。乃因其所而细小之，使之容焉，举焉，而不知其为巨物也。有如棘刺针芒，蚁蝇蚊蚋，至微小也，置之于器，有不能察，握之于手，有不能睹，乃因其用而广大之，使之如杵如禽，易见易索，而不知其细物也。

十：疑似宜分。如记日不可似月，记阜不可似山，记椿不可似槐，记殿不可似屋，记几不可似案，记榻不可似床，记骡不可似驴，记狼不可似犬，记狐不可似貉，记鳖不可似龟，记鹤不可似鹑，记雉不可似孔雀，记锦不可似绣，记珠不可似玊，记管不可似箫，记笈不可似楮。凡物有相类者，皆宜忌避，不可误犯，以致紊乱失真，否则用而索之，必将混杂难辨，可不慎欤！

[↑返回顶部](#)

## 广资篇第六

夫中国文字，奚啻万计！人之知识学问，有博寡浅深之不均，设若字字作象，不惟连篇累牍，不能悉类，抑且意见未必尽合，音义未必融通，记诵繁艰，拘方执一，俾握枢转丸之妙，翻为死法矣。其作象也，以人为活，为体，以物为死，为用，业已发明于前篇。然其用事用意，则有活而实，死而实，虚而活，实而死，又有半活半死，半实半虚，文殊理别，难以雷同。兹以世所恒用，如天文、地理、时令、干支、人事、器物等类，标列百数十字，以为程式。其用事用意，虚实死活，因可概见，学者取而推广焉，或可为心机之一助。

天：一人以管仰窥浑仪，而璇玑运不息。

云：一朝官执笏跪拜称贺，庆云璲璲，而垂接地。

雨：一鱼立于鼠背，取鱼鼠切雨。

露：一客行程，倾雨满道。



霜：一朝服宰相，张盖立甘霖中。

雪：一买重裘大帽，遍体六出白花，一农蓑笠执杖，傍立欣然。

星：三台六符，灿耀在天，一丈夫昂首指顾，若有所讯诘。

潢：一人黄其姓者，立大川之皋。

烟：苍青紫气郁郁葱葱，而山水之间，车马舟楫缥缈而来。

地：置一地球于架，一人区别山川土地，以图画之。

岳：一人丘姓者，登陟最高之山，或于独山之上立一坟丘。

山：一人登山远眺，或案置一大笔阁。

川：一人临瞰三支大水，不儿发原归止之处。

野：一山僻老人，草服村貌，两手捧芹一束，将有所献。

陂：一人抱大皮一张，息于土阜之侧。

渠：水中浮一巨木，一人以力挽取之。

坪：积土乱堆，一人执橛，一人执机，共平治之。

塘：一人唐姓者，掘土欲成一塘。

湫：一人刈禾，左有川泽，右有燔炬。

田：方畬一区，四面高□，其中纵横皆起一□，交如十字。

区：一人持刀为一人髡须，取髡须切区。或一人挽车而行，取空车切区。

段：金彩段一疋。或借“断”，一人以刀断机。

顷：一人插匕于首之颠。

畝：中立十字架，架之左右有田一区，禾实穰穰，右立一人以观之。

春：三人同玩一太阳。

夏：伏羲氏牛首人身，戢木叶为衣，手擎八卦图，取羲卦切夏。

𠂔：田禾丰茂，中突出徑尺元龟，一人往捕之。

冬：堂上红炉，宾主狐裘貂帽对坐就烘，阶前残雪冰凌，乔木枯立。

昼：太阳停午照耀八荒。

夜：秉烛中堂，燎灯书室。

旦：旭日东升，曦晖和煦。

暮：斜日西倾，霞光佳气。

朔：日月合度，日光月隐。

啊：四垂溟溟，馀光映人。

弦：月体如弓，上右下左。

望：日东月西，浮沉升降。

立春：土牛迎气，纳祥于朝。

惊蛰：雷鸣冰泮，百虫鼓舞。

谷雨：蒔苗方长，甘泽滂沱。

芒种：农夫执芸播种，瘁躬汗背。

大暑小暑：借鼠为暑，大则尺许，小则徑尺。

白露：江天明净，岸木含珠，其白如银，其质如飴。

霜降：屋宇白银，寒潭澄净，草木零落，月度孤鸿。

大雪小雪：八纮一白，檐筋冰棱，大则如掌，小则如毛。

甲：大将金甲，灿日争光。

乙：燕鸟双飞，呢喃举尾。

丙：借饼为丙，一人逊啖。

丁：借钉为丁，一人持一大钉。

戊：一人持文布出售，文布切戊。

己：借麕为己，一人剥麕之皮。

庚：借𠂔为庚，烹𠂔于鼎，一人举匕尝之。

辛：萧藋薰椒，积辛满室。

壬：妇人妊子，满怀高突。

癸：借鬼为癸，天神劈鬼。

子：一婴儿嬉戏，或以一鼠首戴日晷。

丑：借丑为丑，东施效颦，人共嗤之，或以牛角间日晷。

寅：借银为寅，元宝一锭，或以虎项悬日晷。

卯：官吏升堂，执笔画卯，或以一兔背立日晷。

辰：一龙角端日晷。

巳：巨蛇盘旋日晷。

午：马首昂竖日晷。

未：羊角斜挂日晷。

申：獼猴效人提看日晷。

酉：雄鸡鸣向日晷以啄点。

戌：日晷在亭，一犬守于其下。

亥：豚鬣刚撑，载缚日晷。

经：六经集于其间，士子披诵不辍。

史：一朝士弹冠簪笔，竝立于庭。

翰：学士染墨，午鸡翘立。

牒：竹简韦编，累累满车。

耕：农夫执策，驱牛而耕。

凿：大匠执斤，丁丁凿木。

陶：甓器盈野，工运于窑。

畋：皮衣挺戈，逐兽走旷。

欢：宾主满堂，交觥酬酢。

忧：尺苗萎黄，两农相向蹙頞，指仰烈日。

哀：纓经扶杖，戚容垂泣。

乐：嘉禾双颖，两农相向鼓掌大笑。

动：旌旃当风。

静：泰山杰立。

止：河中砥柱，屹然不动。

流：长江巨舶，扬风顺潮。

傲：借炙饼之鏊。

惰：借舵。

怠：借官之束带。

忽：借斛。

清：靛青水一瓮。

宁；心盛于皿，覆以华盖。

𠂔：一丈夫挺立中庭，四人分衣于肩腋之下。

曜：一翟迎月而鸣。

端：一王者端拱中立。

庄：一壮士头带茅蓬。

驯：一廐饮马于川。

雅：一人用象牙刻成一佳，毛羽备具。

勤：堇土一堆，一人用力以平治之。

慎：借珍为真，一人擎大红珍宝一块，其形如心。

廉：借镰为廉，一人把镰而视，或置廉石于所。

节：一人秉节。

铉：鼎耳也，瓦石鼎鬲，金玉其铉，取其贵者记之。

柱：王爵质朴，两柱玲珑盘螭，纹缕如发，取其精者记之。

纽：印方三寸，台纽盈尺，取其大者记之。

梁：木桶盈尺，两耳有孔，贯以八尺之梁，取其长者记之。

纳：一人挥𠂔，其𠂔忽脱，独握其柄。

管：一人临𠂔𠂔，𠂔坠于几，把管而视。



锋：一人执剑，一人引发吹向其刃以试。

钝：一人举刀蒙锈，磨锡于砺。

萼：秀英飘零，惟存其萼。

蒂：一人摘瓠，先尝其蒂，以别甘苦。

冲：人立水中。

和：一人哆口，把禾一束。

毯：巨兽毛皆振落，其身将赤。

毳：禽雏细毛初生，稀疏柔细。

牝：一马在槽，驹食其乳。

牡：一鹿双角八叉。

雌：一草雉栖于山梁。

雄：一雉锦身翘尾，游于冈阜。

跳：雀跳而前。

跃：鱼跃波间。

蟠：螭虬蟠居。

纡：蛇引而行。

[↑返回顶部](#)

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**公有领域**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并且于1926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